

現代魯肅袁守謙

(本文插圖刊第6、40、41、42頁)

● 康 僑

協調溝通無人能及

自由中國軍政界大老袁守謙(一九〇三—一九九二)，於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秋天，以九十高齡辭世，老成凋謝，令人惆悵。

最近幾年，袁氏已完全脫離政治圈，過的是野鶴閒雲的生活，但他一生烜赫，聲名早著，雖已退隱，却仍具相當影響力。

民國七十九年，第八任總統副總統選舉。執政黨推出的李登輝與李元簇「雙李」體制，遭到了空前未有的挑戰，當時由於蔣介石、蔣經國兩位總統先後辭世，李登輝初繼大統，功業不足，難以完全服眾，雖其獨一無二的地位，得到黨內外一致的認同，但為「時勢造英雄」，無法使人心服口服，尤以李登輝以執政黨主席之尊，力拉李元簇上馬，更使一部份人深為詫異。

李元簇的副總統雖是「備胎」性質，不起大作用，但位尊勢重，有不少人有「他能幹，我又何嘗不能」的感覺，於是私下暗潮洶湧，伏流激盪。有蔣緯國的「候選而不競選」論，有人鼓勵「林港洋、陳履安」搭擋。檯面人物雖非真欲競

選，但抬轎者的反彈，也使李登輝一夕數驚，十分困擾，袁氏為此特別約晤中國憲政學會理事長，曾任執政黨國大黨團執行秘書多年的國大代表蕭新民以及國民大會代表主席團主席王成聖詳談，袁氏聽到蕭、王兩人的談話後說：「你們的看法和我的見解完全相同。」袁氏接着說：「陳履安年富力強，精明幹練、言談之間，時時流露愛國愛民的情懷，應該從事實際工作。副總統一職固然位尊望重，但不担任固定的實際工作，對履安極不相宜。」袁、蕭、王會談後，陳履安亦宣稱決不競選副總統，隨即由袁守謙、蕭新民、任覺五、王成聖等邀約楊繼曾、方天、張雲漢、蕭子明、羅正亮、葉光、王孔安、劉曼珠、宋子芳等數十人筵敘，在不得已的情況下，袁氏出面疏通，充份發揮了他調和鼎鼐的功夫，成功的疏退暗流，使「雙李」體制順利形成。使政局趨於安定，這是袁守謙生命史上最後的一筆大功，值得大書特書，說他是現代的魯肅，實不為過。

總之袁氏一生，均以協調溝通的長才，發揮得最為輝煌。早在蔣介石主政時期，即由他出面調和種種矛盾，迄晚年不衰。

若論政治資歷，他當然是一代大老，但地位遠在其上者乃不乏其人，例如曾任蔣介石左右手的陳立夫，六十年代炙手可熱的黃少谷，以及張羣、谷正綱等社會名望皆在袁氏之上，然而要去勸說別人，却未必能奏效。唯有袁守謙可以一言九鼎，馬到成功，這是他晚年仍受當局倚重的原因之一。

謙冲淡泊成大事功

袁守謙一生不佞不求，淡泊謙冲，由於他與人無爭，與事無爭，反而能「成人之不能成」。他畢業於黃埔軍校一期，與黃杰、鄧文儀、王叔銘、劉詠堯是碩果僅存的人物。但這位黃埔軍人在戰場上的資歷，遠落在黃杰、王叔銘之後，但在黨政方面的資歷，又非黃、鄧、王、劉可比。所以他雖軍階僅為中將，帶兵官最高僅為旅長，却能在六十年代出任黃埔校友會負責人，聯繫所有的黃埔同學，而且言必見從，權威一時。

袁氏受蔣介石、蔣經國兩位蔣總統的知遇甚深，蔣介石經常向他探詢國政的意見，蔣經國繼任後更是事必與商，可見對他的倚重。

他是湖南長沙人，生於一九〇三年，青年時期受時潮影響，投身黃埔，畢業後留校做過短期期的隊職官，協助訓練後期新生，北伐開始他即奉派下部隊任職。

先後任營、團、旅長，以後即擔任軍中政治工作，曾任戰區政訓處處長、政治部主任、軍事委員會特別黨部書記長，軍委會政治部副部長代理部長等職，終其一生未任過兵團司令以上的軍事要職，也未像黃杰一樣的指揮過大部隊作戰，王叔銘任空軍總司令參謀總長，袁氏的軍階只有停留在中將階段。

獻身黨政卓著勳猷

但在黨政職務方面，他却大有表現，不落人後，曾任華中軍政長官公署政務委員兼祕書長，東南長官公署政務委員兼祕書長。來台初期，受蔣介石器重，出任國防部政務次長，代理部長、交通部長等職。在執政黨的資歷上則更為完整，曾任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副書記長，中央幹部訓練委員會副主任委員，革命實踐研究院主任等職。民國卅九年，國民黨實行黨的改造，曾任改造委員，兼第五組主任，四十一年起担任中央常務委員，直到七十七年十三次全代會後改任中央評議委員會主席團主席，中常委任期長達三十餘年，長期參與中央決策。

儘管袁守謙軍中資歷不深，但輩份甚高，深受愛戴。前陸軍總司令于豪章將軍聞袁氏過世，頗為悲傷。他以懷念的口氣稱許袁氏是一個「無私無我」的完人，他不計個人利害，只計國家利害，這種處世風範，是他能贏得後輩景慕的原因。

袁氏生前的座右銘是：「為學慎義利公私之辨，以困知勉行為知歸」。

此一箴言他終身奉行不渝，因而從不爭名位，戀權勢，更不計較職位，只要對國家有利，任何職位他都全力以赴。

書法詩詞冠絕一時

黃埔一期的學生，因處國家存亡之秋，風雲際會，其中不乏才智之士，學問冠絕一時，袁氏即其中之一，他的書法遒勁挺秀，別具一格。詩詞義蘊甚深，清新可喜，文采斐然，著有長短句，膾炙人口，曾有秋夕偶識辭壽謝友詩，尤為詩壇稱道。

民國八十年八月，適逢他九十初度，寫有再續秋夕偶識九首，藉詩思親、抒懷、傷時、感事，佳韻天成，更見功夫，謹摘錄於後，為便於中外讀者閱讀，並以白話註釋其意，敬請高明指教。

首句「將護」一詞，出自三國志「吳志」：「孫策傳」。有謂：「策既被（受）創，醫言可治，當好自將護，百日勿動」意思是說可以治療得好，應當好好的照顧、衛護，一百天內不要行動。袁氏是以明月為故舊友好，時常予他照顧與撫慰，有以衛護他的平日起居和遠征沙場，他祈求明月由東向西的時候，將他的思親之情，也帶到海峽彼岸大陸故鄉祖先的墓地。

第二首的瀟湘係指湖南省境內的瀟水（一名泥江），在零陵縣西匯合湘水，而成三湘之一。湖南又稱三湘，便是由此而來。瀟水、湘水同源

合流，再與蒸水會合，又稱為蒸湘、湘水、瀟湘和蒸湘；合起來就稱三湘了。還有一種溪流是湘水與沅水匯合稱沅湘，再匯合瀟湘、蒸湘而為三湘。

瀟湘一詞下的「衡岳」則指湖南省境內的南嶽衡山，和又稱鷄山的岳麓山。民國三十八年大陸變色，故鄉三湘的名水名山都為之蒙塵，失去了清奇嵯峨的英姿，怎麼忍心去問何時別離，何時歸去？但若故鄉有如山一般巨大的憂患發生，那麼老將廉頗仍然健壯如故，還可能有所行動。離鄉三十年，魂夢在追逐着海潮飛越還鄉，故鄉應該念我懸念之情與魂夢相違失，秋冬之際，北雁南飛過冬，相傳到了衡山便不再南下，袁氏就以此「迴雁陣」，嗟嘆蒼天不讓他早早跨海歸去。細看身上舊時的創痕纍纍，三度入院就醫，全身又有了許多改變。從前即使是萬里長征亦不以為苦的自己，感慨腳上的十趾已經報廢了兩趾，只剩下八趾已經有點怯於奔馳了。眼見的衆人外貌似乎和內心不大相同，就不知道冰鑑究竟能不能鑑察得出人心的忠厚與否。

胸中自有點墨汁和萬千大軍，倒還頗為自負是個文武全才。老來閑暇無事帶着微笑的審閱自己的作品，還好未及付印不致殃及棗梨（舊時多以棗木梨木製成木版）。不須滿懷惆悵的憶述翻年少時的事蹟，自己已經是老驥伏櫪（老馬歇在養馬的地方），嘶聲却已和臨陣前不一樣了。計然是春秋時代葵秋（齊地，故城在今之山東臨淄）人，姓辛氏，名研子，善計算而精研，因此號為計然用白話來說就是算的都正確。計然的

祖先是晉國亡公子，曾經出仕越國。陳好尚，貴流通、尚平均、戒滯停等十策，越國用其五而得以富強，范蠡再師法他，殖產至鉅萬。

燕安是安定的意思，袁氏是以計然獻生聚之策致使越國的安定，比喻台灣的安定已經倍於當年越國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之後。其實力足以滅吳，將吳國的宮室廢壞，淪為瀕水潭了。和平民主，統一建設新中國，為期當在不遠，「久羈客處習潛同，蜃態鯨情似可通」兩句，描寫長期在寶島台灣久居，生活習慣風俗崇尚均與寶島親友相通和陸相處，袁氏女公子于歸寶島青年才俊，大可大杯喝酒言歡，引吭高歌，未來的路程則還在跋躓於規塵之中，末句寫他自己習知為學自當匡助當局，竟然高齡八九十歲，仍然還沒有解甲歸田的日期。這以後他還要盡力抵禦外魔窺伺富足安定的台灣，杜門謝客不是跟緊閉心扉的時候很相像嗎。

全詩悲憤蒼涼，又極其威武雄壯。所用僻典雖多，但是仍然非常的貼切，是為這首七古的特色，具見袁氏確是一位愛國愛民之志士與乎文武全才的典型近代名將。

故人月時將護，慰我平居與遠征，
乞以思親西嚮影，迢迢遙映到先塋。
瀟湘衡岳失清奇，寧問歸期與別期，
況有如山憂患在，廉頗健飯可能移。
卅年夢逐海潮飛，念我愁知與夢違，
可奈層峯回雁陣，不教渡海緩行歸。
癡劍幾數著軀肢，三受攻醫改舊恣，

行路昔曾經萬里，歎今八趾怯趨馳。
萬殊諸相與心殊，冰鑑能窮厚貌無，
淡美論交時自許，不虞職室有侵誣。
胸中點墨萬甲兵，頗軀雕蟲負馬革，
老閱莞爾審燕編，辛未妄加梨棗厄。
不須根觸話翩翩，握驥嘶聲異陣前，
應謝計然生聚策，燕安已倍沼吳年。
久羈客處習潛同，蜃態鯨情似可通，
儘許深盃引長嘯，餘程猶躩劫塵中。

習知為學自匡持，耄及曾無解甲期，
力禦外魔窺靜境，閉門何似閉心時。
袁氏得天獨厚，身體素健，耳聰目明，雖逾八十高齡，仍行動自如，不料一九九〇年突患右腳趾黑身素腫瘤，屬皮膚癌的一種，住入三軍總醫院作外科切除手術，唯醫生已發現其右側腹溝淋巴腺已有轉移，經免疫療法治療後，已趨穩定。不幸竟於民國八十一年（一九九二）九月廿二日卒因惡性黑色素瘤移轉至骨部及肺部，因呼吸衰竭逝世。

聖文
叢書
民國奇才交往錄

陳頤 著 定價新台幣一六〇元

本書係名教育家陳頤教授精心傑作，要目有：幽默大師林語堂、梁啟超的感情世界、徐志摩與林長民、八閩奇才辜鴻銘、海軍奇才嚴復、譯壇怪傑林琴南、詩壇奇才陳石遺、憶先師陳寶琛、懷戴傳賢老師、劉以芬老師的風範、中國之友伊芳廷、十硯老人黃任、蘇友仁志行高潔、憶戴仲玉兄、福建協和大學滄桑、江山任遨遊等篇，王成聖教授作序，內容精彩篇篇可讀，歡迎讀者購閱。定價新台幣壹佰陸拾元，優待中外雜誌訂戶祇收壹佰叁拾元，書款交郵撥〇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帳戶，立即寄書。